



食事

吃笋包

□颜清哲

雨水时节,闽南地区时有降水,田里的土壤湿润,加上气温逐渐升高,恰是竹笋生长的旺盛期。往往一场春雨过后,仿佛一夜之间,竹林下出现了不少破土而出的笋子,再隔几天,一些笋尖便高出地面一截。

这个季节是吃笋的好时候。不同于刚入春时,竹笋还是胎芽,模样又瘦又小,压根尝不到笋的香味。也不似谷雨时节的竹笋,虽然长得又粗又壮,一嚼全是粗硬的纤维,味道也寡淡。唯有这个时候,刚冒出土面的竹笋,质地细嫩,纤维也少。把笋衣一剥,用开水一焯,笋肉捞出来拌上酱汁就是一盘可口的下饭菜。这些嫩笋与糟菜一起炖煮,汤头又鲜又甜,将它们拿来包饺子、煮咸饭,滋味更是美味无比。

我的家乡竹林广袤,每年临近惊蛰节气,大小山坡上随处可见“笋骨朵”。乡亲们都有丰富的养护经验,不少人还是管理

竹林的能手。听说为了让林里的空气流通顺畅,也使竹子能够吸收充足的阳光,乡亲们栽种竹子时不仅讲究疏密有致,还会定期给竹笋“除密”,只有这样做,竹子的品质才会好,可以卖个好价钱。

因为“除密”,一到竹笋冒尖的时节,本地人家餐桌上少不了用鲜笋做的菜。刚挖出来的笋子,带着一股清新的味道,外壳呈棕色或褐色,去壳之后露出来的笋肉是白色或淡黄色,光看色泽,就让人口齿生津。

挖的竹笋太多,除了把它们晒成笋干或腌成咸菜,家里掌勺的大人还会换着花样烹调鲜笋,以防孩子们吃腻。比如母亲做的笋包,就是我最爱的鲜笋做法。以前

每到这个季节,母亲经常扛着锄头、拎着竹篮走进屋后的竹林,看看哪些笋需要“除密”,便挖几个带回家。之后把笋壳剥掉,洗净笋肉后切丁,还要剁些五花肉与笋丁搭配,之后添一把葱花,撒一些盐调味,再搅拌均匀。待馅料做好,母亲便开始擀面皮,她常说这种面皮要擀得既薄又有韧劲,这样即使包的馅料多,皮也不会裂开,吃起来口感更好。

把馅料用面皮包裹起来,再搓成球状,母亲又把收口的地方捏成一朵花的形状。一个个笋包放进蒸笼里隔水加热,不过几分钟,淡淡的笋香就飘散开了。随着笋包渐渐熟透,那抹香味也由淡变浓,不知不觉间飘进厨房,待在卧室的人也能闻到香气。蒸熟的笋包好似一朵含苞欲放的“面花”,面皮变得晶莹剔透,依稀可见里面成团的馅料,咬一口,满嘴都是竹笋独

有的香味。

有时路过闻到笋包的香气,邻居探头张望时只要问一句:“已经开始做笋包啦?”母亲定会招呼他们带几个回去尝鲜。这也像按下一个开关,之后厝边头尾都会默契地做起笋包,今天我包,明天他家包,蒸熟后都要叫上左邻右舍一起品尝,好似没有吃笋包就不算过春天。后来回想那个情景,我还会联想到苏轼在《新城道中》所描绘的:“西崑人家应最乐,煮芹烧笋饷春耕。”

看着孩子们大块朵颐,一个接一个地把笋包往嘴里塞,母亲总是忍不住念叨起往事,说她小时候吃的笋包,馅料只有笋子,偶尔才加一些萝卜丝增加滋味。那时代家里地瓜粉不够了,就拿木薯粉做包子皮,口感也不像现在这样好。不过当时生活条件不好,这种笋包仍会让一家老小吃得“差点连舌头都吞进肚子里”。

光阴荏苒,诚如母亲所说,时代不一样了,不似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笋包是人们用来打牙祭的食物,现在春天里,人们吃笋包,更多的是体验一种尝鲜的乐趣。



心态年轻的秘诀,是永远留一块“孩子气”的自留地:为一朵花开惊喜,为一部电影流泪,对未知保持期待。

四季



春天来“敲门”

□蓝飞燕

我家阳台朝南,冬天常有阳光眷顾,但花盆里养的铜钱草、月季和风信子,仍然变得蔫头耷脑的,就算我勤于浇水,它们也不见恢复精神。

受低温影响最大的是铜钱草,夏秋时节还葱葱郁郁,叶子挨着叶子,长得可欢了。怎料入冬后,绿意一点点消失,叶子接连枯黄,最后连枝条都干脆趴下,一些还好似烂泥糊在盆沿上。我只好用小刀剪掉铜钱草的烂叶,期待这盆栽能快些重拾生机。月季的状态也不好,花朵掉落只剩几根瘦弱的枝条,看着如同历经风霜的嶙峋枯枝。风信子同样没有生气,几个洋葱头似的球茎埋在土里,要不是盆还在,我都快忘了里头种着植物。

入春后,有一天和母亲通电话,听她问起阳台上养的盆栽咋样了?我笑说还是老样子,不见一点生气,估计不久后都得丢掉。母亲在电话那头,笑着劝说:“不会的,这些花草年年都得休息一段时间,耐心等等。”

我没把母亲的话放在心上,谁知到了年兜那天,早上起来洗漱时,我不经意往阳台瞥了一眼,才发现那盆铜钱草不知何时已经冒出点点嫩叶,它们犹如刚破土的小芽,嫩生生的,一片片还卷成小筒的形状。我走过去凑近观察,这些嫩叶中还夹着枯叶,或许是为了把黄叶挤下去,这些新长出来的绿叶像铆足了劲,从泥土里一点点挣出来,怯生生又倔强地昂着头。忍不住伸手轻碰一片绿叶,见它颤动几下,好似在打招呼,我不得不由衷弯起嘴角。

从那天起,我每天早上都要去阳台上待一会儿,看看花草的长势。过了几天,那盆月季也有了变化,最初是从根部冒出两个红褐色的芽点,只有绿豆那么大,鼓鼓囊囊的。又过两天,新芽不停往上蹿,一天一个样,很快长出不少嫩红的叶子,起初未舒展开,样子如同婴儿攥着的小拳头。我看着这盆月季,想起小时候收到新衣裳,头一天晚上要把它挂在床头,翻来覆去睡不着,总想爬起来再看一眼,现在对着这盆,竟也是这种心情。

风信子也很让人意外,“洋葱头”底下长出了密密麻麻的根须,顶上还裂开了几道缝隙。从中挤出的绿色幼苗,好像把劲儿都攒在一起,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,便要抽枝长叶了。

周末下了几场雨,我闲来无事,又倚着门框,静静欣赏阳台上的景致。只见雨丝落在铜钱草叶子上,亮晶晶的,滚来滚去,就是不肯滚落。月季的新叶被雨水洗过,颜色变得更加鲜亮。风信子的叶子肥嘟嘟的,雨珠顺着叶脉滑下,不时发出“嗒嗒”的响声。

今早起来再去看,阳台上的铜钱草已经铺了半盆,叶子时而随风摇摆,月季的新枝又蹿高了,风信子叶间也鼓起圆滚滚的花苞。我正打算拿工具修剪,好让新枝新叶尽情生长,忽然手机铃声响起,是母亲打来的视频电话。接听后我把摄像头对准阳台上的花草,告诉她这些植物又活了,母亲在电话那头,乐呵呵地接话说:“你看,我就说它们好养活,春天一到,精气神都回来了。”

挂了电话,我又站在阳台许久,此时阳光暖洋洋地洒落,把新叶的绿衬得发亮。这抹绿不是颜料涂的,而是从土里长出来的,是熬了一冬才吐露出来的,生机勃勃又带着春日独有的鲜活气息。



(CFP图)

天伦



藏在冰箱里的母爱

□仇瑕

我和母亲住楼上楼下,这是一个“刚刚好”的距离,因为既可以让我拥有独立的空间,又方便我随时去母亲家蹭饭。

能蹭饭这一点对我来说太重要了,毕竟我厨艺不精,平时忙于工作鲜少有时间动手做饭。虽然装修新家时,我特意添置了一台双开门大冰箱,可入住后经常出差,冰箱里有段时间只摆放了几罐饮料,连冷冻食品都没有,更别提新鲜食材了。有几次,我半夜刷视频时看见诱人的食谱分享,第二天便兴冲冲地跑去超市,买回一堆食材塞进冰箱,打算挑战自己下厨。但往往菜还没来得及处理,工作一忙,我便把做饭这事抛到脑后,等再想起时,冰箱里的食材早已不新鲜,最后只能无奈扔掉。久而久之,那台大冰箱又变成摆设,我

吃饭不是点外卖,就是上楼找母亲。

不知从何时开始,母亲惦记起我家的冰箱,起初,她嫌弃自家的冰箱太小,从菜市场采购了食材,便将它们一股脑儿塞进那台大冰箱里。一改往日不囤食材的习惯,母亲还学会了网购生鲜,说是我家的冰箱容量大,多买点也不怕没地方放。

于是有段时间,母亲与我的微信聊天话题经常围绕着冰箱“打转”。“一会儿从冰箱里拿一块五花肉上来。”“在家吗?上来拿点卤牛肉放你家冰箱。”我打趣说那台大冰箱成了“中转站”,我则成为没有情感的“食物搬运工”。

不过,搬运食物的次数多了,我慢慢

琢磨出一些母亲的心思。怎么每次我带上楼的是五花肉、牛排、海虾、蔬菜等食材,拿下来的却是微波炉热一下就能吃的菜肴?还有每次拿食物时,母亲都要提一句“你也可以吃”?

“包子做多了,拿点下楼放冰箱,你饿了也可以加热吃。”“新熬的银耳羹,都放你家冰箱,你也可以喝。”“买了几盒鸡蛋放楼下冰箱里,你早上也可以吃。”一个“也”字,好像我只是个附带的“沾光者”,但实际上,那些放进双开门冰箱中的食物,都不会再往楼上搬,最后全部进了我的肚子。

昨天晚上,我在公司加班,忽然收到母亲发来的

众生



步道上的麻雀

□高会丽

我家离单位很近,平时不仅能步行上下班,途经一个口袋公园,还能乐享与步道上的麻雀共处的时光。

走在那条几米宽的步道上,有时隔一段距离,便能看见一只、一对或一群麻雀。单只的麻雀,胆子不大,它小而尖的嘴巴在砖缝间叨啄时,小小的脑袋经常左右晃动,一双黑豆似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,不时还用警惕的眼神观察来往的行人。

平时一旦有行人靠近,独自出来觅食的麻雀会立刻拍打翅膀,飞到路旁的栅栏上或树上,先用灰黑色的小爪子紧抓木杆或树枝,再低头瞧行人的动静。一些细树枝经不住这只顽皮家伙的突然造访,不停颤抖,叶片也会随之抖动。麻雀倒是享受这样的时刻,有时抓着树枝来回晃,好似在荡秋千。

如果发现行人待在步道不走,麻雀便飞到四五米远的其他高树枝上,继续寻找食物。我每次在步道停留时间长了,麻雀会将头埋进翅膀里梳理几下羽毛,或

者用尖尖的小嘴去啄几下肚皮的羽毛,不时晃动几下小脑袋,用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,掩饰着内心的不安与惶恐。只有等得不耐烦了,才叽叽喳喳地叫几声,试图用这种方式催促我离开。

等行人走远,麻雀总是先静观四周,过一会儿,感觉“险情”解除,它才张开翅膀飞起,时而做个俯冲,时而翻个跟头,落地后还用小小的身子在步道上蹭一蹭。玩得开心了,麻雀还会摇头晃脑,将短而结实的双腿并拢,接着往前蹦跳,那动作实在滑稽,让人看了忍俊不禁。

偶尔也有不怕人的麻雀,它会半耷拉着翅膀,凑到行人的脚边蹦跳,那样子犹如调皮的孩子故意在父母面前耍宝。若是行人忽然抬脚,容易引得麻雀瞬间“炸毛”,因为恼怒,它一时间也忘记了害怕,只歪着脑袋瞪着眼前的“庞然大物”,

愣怔片刻才悻悻跳开。

结伴出行的麻雀,有伙伴壮胆,通常比单只的麻雀大胆些。它们不是一起淡定地在草丛里啄食,就是悠闲地在步道上“散步”。遇见淘气追逐的小狗,两只麻雀也不会惊慌失措地逃离,只是扑棱几下翅膀,飞到马路牙子上暂时躲避。只要看见小狗在主人的轻呵声中,一步步回头地离开,这对麻雀又马上飞回之前的地方,继续觅食或溜达。

成群结队的麻雀,胆子最大,它们有时三五只成群,有时七八只列队。有趣的是立在高高电线上的一群麻雀,它们时而跳跃,时而发出短促的叫声,好似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在电线上谱曲,甚是有趣。

看着麻雀们的可爱模样,我也会心生感慨,这画面多像课间在校园里玩耍的孩子们。下课的铃声,是他们欢愉的号



(CFP图)

角,或跑,或蹦,或跳,或蹲在地上观察来来回回搬运着面包屑的蚂蚁们,或仰着小脸观望树枝上来回穿梭飞翔的鸟儿们,或追随我赶地玩游戏,无忧无虑又自在随性。

冬去春来,麻雀们依旧在这条步道上起落、觅食、嬉闹。天气一暖,它们来得更勤,叫声也更清亮。我每日照常悠悠地经过,它们依旧蹦跳、张望、飞起又落下,我们就形成了一种默契,互不惊扰,彼此相伴,寻常日子也因为这些可爱的小动物,多了几分趣味与欢喜。

茶余饭后

春雨落人间

●雨是最寻常的,一下就是三两天。可别恼。看,像牛毛,像花针,像细丝,密密地斜织着,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。
——朱自清《春》

●我静静地坐在那里,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,此时有声胜无声,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
——季羡林《听雨》

●雨点儿落在花树上,落在泥土上,落在门前倒扣的水桶上,噗噗簌簌的、滴滴答答的、叮叮咚咚的声响一齐传来。
——莫言《春夜雨霏霏》

●雨细蒙蒙的几乎看不见,只听见草叶上及田陌上汇成一片点滴声。
——林语堂《春日游杭记》

●先是料峭峭,继而雨季开始,时而淋漓淋漓,时而渐渐沥沥,天潮潮地湿湿,即连在梦里,也似乎把伞撑着。
——余光中《听听那冷雨》

回首



印制土坯

□叶苇航

土坯,闽南话叫作“土结”,和打结的“结”同音。土坯,在20世纪60年代很常见,人们常用它建造房屋,或拿来搭建鸡窝、猪圈、羊栏、牛舍和院子的围墙。

过去这种随处可见的建材,其实是经过加工的土块,用的原料通常是含沙少的黏土,在一些地方,人们会选用黏性强的红土。为了使土坯更加坚固,黏土里还得添加一些石灰和切成段的稻草,之后捣烂的黏土与石灰、稻草、水一起搅拌均匀,才可以制作土坯,这个过程又被称作“印制”。

早年间,老人家印制土坯时要选择特定的地方,一般是离村道不远的空地,如果地方不够大,还得再劈出一块平地,为的是方便之后运输土坯。印制的日子,要选在大晴天,或是北风频吹的时候,听家里长辈说这是因为充足的光照和干燥的空气,更利于土坯定型。

印制土坯的过程,费时费力,是一件苦差事。首先搅拌黏土、石灰、稻草和水混合的材料时,除了要用锄头搅,还得靠双

脚反复踩,这样才能使各种材料混合均匀。添加的稻草不能切太短,要保留两三寸长,将它们混进黏土里,方能像混凝土里扎进钢筋一样,起到加固的效果。之后拿出木制的模具,将它放在平地上,先往内壁抹些水,以便脱模,接着将拌好的黏泥浇进去,再手持一块小木板,把黏泥压实,又刮去溢出来的泥,最后轻轻把模具提起来,一块土坯就做好了。听说印制土坯的一个要点,是得掌握黏土的干湿度,若是黏泥太干,土坯压不实,里面会出现空隙,而黏泥太湿,土坯脱模后会变得软趴趴,几个角还容易往下垂。辨别一块土坯优劣,不仅要看看是否实心,品相还得方方正正。

印制好的土坯在平地上排着队晾晒,从远处看很壮观。等晾至八成干时,这些土坯还得逐块拿起来“修面”,也就是拿刮刀削去“赘泥”,使各个面都变得平整。如果早于八成干时“修面”,土坯尚未固化成型,削泥时一不注意就会损坏。反之,土坯晾得太硬实,“修面”则格外费劲。因为这

样,老一辈人总说,印制土坯是讲究技巧的活计。

“修面”后的土坯,要继续进行风干,摆放时每块间隔几厘米斜立着,确保土坯每个面都能吹到风。等土坯终于干透了,大家才用小板车将它们载回家。

以前我家老厝的厨房,也是用土坯搭建的。有一年刮台风,这个厨房的墙壁破了一个大洞,土坯暴露在外,经雨水一淋,很快变成暗红色的泥水,厨房还差点被淹。后来听父亲说,我才知道土坯最大的缺点是怕水,一旦被水浸泡,就会软化成泥。因此老人家用土坯盖房时,总要在地基上先砌上四五层的石头,之后再往上垒叠一块块土坯,如此一来,出现淹水的情况,房屋的结构可以保持稳固,才不易倒塌。

随着新式建材渐渐取代了土坯,时间一长,印制土坯的平地也长满了草木。如今,会做土坯的人越来越少,这种老手艺也慢慢淡出日常,只留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,变成一段远去的乡村旧事。